



ARTISTS' PERSPECTIVES

弗蘭克談康斯特布爾的《滑鐵盧橋開幕（白廳樓梯，1817年6月18日）》（1832年展出）

從美國東岸至西岸，我漂泊旅居，最終棲息於英國的風景畫——尤其是康斯特布爾——的傳統之內。透納與根茲博羅仍舊為我提供養份。今天，寫在滑鐵盧之戰的紀念日，意料之內，我所選擇的畫是康斯特布爾的《滑鐵盧橋開幕（白廳樓梯，1817年6月18日）》。

整幅畫布表面由下而上分佈着厚身與薄身的油彩，濕筆讓顏色依附交疊，活靈活現的浮在表面上，緊密如鼓面。其幾何的繪製捕捉對稱性，其整體不可避免包含局部。

在紐約的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後，我整個在美國生活和工作經驗都存於第一代抽象表現主義的光環之內，在紐曼、羅斯科和斯蒂爾的存在和壓力之下，尤其是克利福德·斯蒂爾之下，煥然一新；不過，Tate展示的康斯特布爾突出了另一種局面，週而復始卻歷久彌新。舊地重遊，像上世紀50年代的學生時代，在基思·克里什洛的陪伴下到訪。

弗蘭克·保玲（FRANK BOWLING）生於1936年，居於倫敦。